

新式
標點
讀史
答問

杜就田署



百家批註——新式標點

大字綱鑑易知錄

平裝十六冊定價十六元
精裝二厚冊另加三角五

評註史紀 全四冊 八元

讀史論略 全一冊 四角

足經史百家雜鈔 全三冊 三元八角

足經史百家簡編 全一冊 六角

理整點標

上海

四馬路九州書局總發行

序

說史之書，祇經爲難，說經次第，就經釋經而已。甯史則數千季事實綜母，已非易事，而又欲其簡而變，約而該，爲初學便則尤憂憂乎其難之。三通會變，皆政書也！卷帙類多繁富，不能家有其書，即有之，災非臨場倉卒，所能肄習，望洋生畏，學者何賴焉？辛園王氏策案十二弓，於諸史之源流，尋失攷證綦詳，惜隸事則略不一及，故其書雖與金谿王氏十式經策案並傳於世，而精核實未逮焉。匪其才有優絀，蓋大事之難易，有不同也。三餘無事，欲取辨人說史之書以補其缺，顧念未有如蠡齋讀史會問之簡而該者，其於諸史所載政事之沿革，治道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鉤元提變，附以論詔，埋條秩猷，誠能精摯而熟習之，則已攝史之菁，而以上溯三通會變，難，即以之上窺全史，亦無難矣！爰購求善本，校讎付梓。閒有王氏所已載，及發策所不能及者，輒從刪截，匪敢割裂，竊賢文字，凡以省弓帙，便誦習也。嘗謂對策之書，政如畫家縮千岩萬壑於尺幅之中，其間竊冥曲折，雲譎波詭，不使有一處滲漏，而精神血脈，仍令人一一可尋，斯爲能事。吾於蠡齋之書，災云校桀既竟，識之以質知者。光緒三年如月朔後五日寫記。

蠡齋讀史答問目錄

卷一

上古 三代

上古年數

四佐六相

葛天樂歌

堯不誅四凶

桐葉戲封

周穆王

卷二

戰國 秦

三家分晉

論命晉三大夫司馬胡氏同異

李克論置相

孟嘗君

三皇治世

河圖洛書

堯試舜高宗任說

禹鑄九鼎

周官周禮

論通鑑綱目託始大義二則

衛鞅徙木之令

合從連橫綱目書法不同

讀史答問 目錄

讀史答問 目錄

德平葛元福謙齋纂輯

蘭相如

樂毅

相如完璧歸趙 范雎遠交近攻之策

荀卿六術五權三至之論

鄒衍論五德之運 封建郡縣得失

閔位擯秦正統予秦同異

蕭何收秦圖籍

卷二

西漢 東漢 後漢

蕭何論養民致賢 新城三老壺關三老

漢王伐楚 漢王立太子立宗廟社稷

韓信論兵法 立六國後得失

立策決勝之術三 高帝奪軍文帝勞軍同異

取關中取敖倉緩急 高祖封 羽

張良陳平不與元功 曹參蕭何優劣

元功十八侯位次 魯兩生叔孫通得失

陳平奇計 蕭何治未央宮

漢代崇儒 漢高得失

漢南北軍制 漢文讓位誠僞

文帝除收帑之令 賈山至言

張釋之不拜嗇夫得失 賈誼治安策

文帝任賈誼 賈誼通達國體

賈董治安天人二策優劣

文帝誅薄昭 漢文國用恆足

申公穆生優劣 漢武治效不及高文

李廣程不識將兵優劣

武帝用董仲舒公孫弘何如

董仲舒天人三策 張良董仲舒諸葛亮同異

漢武封公孫弘爲侯得失

文帝武帝治財之效 漢世取土之制

主父偃請封國邑鼂錯謀削諸侯得失

西漢東漢節義 漢武天瑞紀元

漢神馬爲歌得失

鹽鐵之事見張湯傳變法之因見食貨志何意
漢武置鹽鐵官其後沿革

武帝用汲黯宣帝用蕭望之得失

張湯王賀 董仲舒公孫弘兒寬儒雅何如

石建石慶篤行何如 武帝朝九卿用事得失

漢武尊黯賤弘青何如 汲黯卜式質直何如

趙禹張湯定律令 司馬遷相如文章

嚴助朱買臣應對 班固論漢世得人之盛

衛青不招士張安世不薦賢何故

武帝遣繡衣使者發兵得失

趙過代田 武帝號令文章得失

雋不疑引經斷獄 杜延年勸霍光儉約

高祖文景不如昭帝 昭帝能復文景之業

周勃霍光優劣 張釋之于定國優劣

于定國治獄趙蓋韓楊不得其死何故

高惠文景循吏與宣帝循吏孰盛

宣帝綜覈名實 宣帝置廷尉平何如

路溫舒言尚德緩刑董仲舒言修德更化

龔遂治渤海 尹翁歸治東海扶風

張安世 二疏請老

丙吉問牛喘 魏相丙吉相業

王褒王吉優劣 黃霸治郡爲相優絀

耿壽昌長平倉 宣帝詔諸儒講經何如

宣帝招選茂異 東萊論宣帝功罪

貢禹勸元帝節儉何如 匡衡治性正家之疏

元帝免諸葛左遷周張何如 薛廣德諫射獵

景房學易 文帝不相廣國元帝不用野王同異

劉向憂國 劉向較屈原何如

劉秀典令五經所奏何如

董仲舒師丹限田之議 賈讓治河三策

二十八將鄧禹何以居首 寇恂九善

馬援論高帝 光武卽位親視太學

光武省縣國減吏員 周黨嚴光王良何如

光武以吏員責三公得失 光武保全功臣

梁統梅福上書不報異同 光武柔道治天下

光武封禪七失 蘇軾論漢

光武三大政 劉昆長者之言

桓榮爲少傅 漢圖功臣馬援之不與當否

二十八將人品功業 章帝詔諸儒議五經同異

周紆下車問馬竇得失

叔孫定西漢禮儀曹褒定東漢禮儀得失

法真百世之師 左雄限年之法

太史德星之奏 崔實政論

陳蕃許穉李膺郭泰何如 劉寬蒲鞭

立五經於太學門外 荀彧大順大略大德之說

魏武料事料人何如 周瑜雅量高致

孔明之學與龐統何如

備取劉璋蘇氏葉氏之說孰當

綱目以昭烈爲正統通鑑以附魏紀孰當

先主伐吳孔明不諫何如

士元公琰非百里才同異 諸葛屯五丈原

諸葛屯田渭濱 附曆代屯田

以孔明方伊尹何如 出師表與伊訓說命何如

八陣圖 陳羣長者何如

卷四

西晉 東晉 南北朝 隋

晉武敕山濤褒李嘉何如 杜預論魏氏考課

晉武平吳 王裒稽紹得失

杜預水利三益 杜預張華何如

晉平吳諸將優劣 羊祜杜預人品

劉毅九品中正之法 王祥魏舒何如

何晏裴頠得失 陶弘苟晞何如

顧榮衛玠優劣 祖逖何如

陶侃賢於王謝 陶侃劉晏造船同異

陶侃在晉 顏含論性命蓍龜之旨

殷浩謝安優劣 符堅得王猛

郗愔郗超何如 謝安王導熟優

謝玄救秦何如 王弼何晏何如

魏置六謁官何如(仿古龍鳥之意)劉穆之何如

王鎮惡宗慤優劣 宋高宗要行八

魏崔浩勸迎圖籙何如 劉宋立四學

宋元嘉魏太和之治優劣

蕭齊改六基之制得失

何承天論律呂之法得失

顧愷之范縝之論何如 江淹論五勝五敗

魏李崇高佑止盜之方熟優 竟陵八友

魏李安世均田議 魏晉選舉之弊

梁許懋論封禪 魏議弛鹽池之禁

梁武帝何如 魏宇文泰省官置屯頒條

魏齊吏部優劣 隋置義倉

隋王伽縱囚文帝赦囚何如 袁充論日長短

賀若弼論將優劣 王通上策不報得失

李淵起兵不合於義安在

卷五

唐 後五代

唐臣侍宴歌賦之實 宋王之讓比泰伯何如

姚崇十事 唐諫官史官對仗奏事何如

唐限明經進士及第何如

明皇置太公廟如孔子禮得失

蕭嵩韓休爲相人品功業

唐置採訪使張九齡與漢賈誼論鑄錢同異得失

唐金鑑錄金鑑錄 開元賢相

唐試明經進士之法 唐兵三變

唐初置翰林 置勸農色役租庸使得失

房琯用兵效古法 李泌五不可留

郭子儀窮奢極欲何說 郭李優劣

楊綰取士之策何如 藩鎮之變起於何朝

楊綰爲相大臣減樂省駟毀第

唐相常袞崔祐甫用人得失

沈既濟議辟僚佐陸贄請舉屬吏何如

劉晏可法五事 楊炎改租庸調法得失

陸贄克敵馭將方要 陸贄論關中形勢

陸贄論君臣兩情九弊 宣公洙泗之徒

李晟追蹤汾陽 德宗與李泌相約得失

李泌論宰相之職 李泌請屯田京西

李泌不及楊炎 陸贄比賈誼何如

陽城爲諫議大夫 杜黃裳論帝王勞逸得失

憲宗平淮蔡之功 李愬破蔡方略

唐文三變 裴度纂述蔡邕用兵機略得失

德裕宗閔分爲朋黨何故 德裕丹扈六箴

杜牧罪言戰略之詳 裴度比郭子儀何如

李德裕平澤潞較裴度平淮蔡何如

德裕才略德器可方裴度否 附所論朋黨

唐宣爲小太宗 王式論兵

唐末北韓南郭 唐張承業志行

後唐康澄疏 明宗卜相

後晉張誼論近臣 張允駁赦論

五代得國 周世宗高平之戰

後周制舉令錄法 周世宗何如

王朴獻策何如 五代十二君孰爲愛民

唐莊宗周世宗孰優

卷六

宋

太祖得天下之由 太祖贈韓通抑彥昇何如

宋朝三百年基業 宋代兵制得失

太祖杯酒釋兵權何如 趙普之功

太祖處李超漢

太祖侍郭進

趙普果決剛斷何如

太祖設參知政事

宋代建官

舉子覆試之始

太祖用人

太祖命趙普受金得失

太祖戡亂致治之詳

趙普初相與再相得失

趙普相業

陳恕不答錢穀之間

田錫五十三奏

宋增置制舉諸科

張詠論寇準

封禪天書

种放魏野林逋優劣

王旦薦寇準不薦張師德

景德以前賢相優劣

宋行茶鹽權法及貼射通商利弊

宋置益州交子務

孫奭無逸圖純仁尙書解

呂夷簡陳八事宋綬馭下三道

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宋代樂制得失

文正百官圖及四論

王沂公功業

韓范攻守之策是非

仁宗立學行科舉新法

胡瑗湖學科條

范文正功業

杜衍封還內降

富鄭公賑荒法

唐介劾文彥博何如

仲淹爲宋第一人物

魚頭參政鐵面御史

諸州置廣惠倉

司馬溫公三劄五規

仁宗令德善政

眞宰相眞御史眞學士何人

溫公論理財守法

程顥蘇轍就安石職何意

蘇軾諫神宗三言

宋立太學三舍法

邵堯夫內聖外王之學

會公亮薦士得失

劉幾范鎮議定雅樂孰得

呂公著論曾鞏

韓富歐陽事業

神宗以荀楊韓從祀孔廟得矣

二程德行事業

差役雇役得失

韓維四思之對

溫公請立經明行修科並十科舉士之法

程頤在經筵多用古禮

洛蜀朔黨

楊堯論軾轍得失

傅堯俞三德

常安民任重道遠之器

宋朝家法

二蘇文章事業

崔鷗辨忠姦陳瓘論國是何如

八行取士科

程門弟子

徽宗禮儀制作

楊時應蔡京薦得失

胡安封還詞頭

李綱立軍法

李綱戰車之制

岳飛論兵

范冲朱墨史

楊時得程氏正宗

陳公輔詆安石學復乞禁程氏學

武穆知人之明

尹焞有得於易

王十朋眞侍御

長編比司馬光何如

孝宗敬天圖

綱目爲史中之經何如

謝廓然取士之說

張栻呂祖謙學問同異

朱文公社倉法

文公投匭進封事

劉光祖乞禁道學之疏

太學六君子

趙方論催科刑罰

昭助崇德閣功臣

周程張朱從祀孔子

理宗訓廉謹刑銘

杜範五事

士論稱六君子者何人

姚樞許衡以道學自任

許衡四事姚樞八目

元廉希憲宰相才

許衡教人用人之說

卷七

元

明

元舉儒吏法

立規措所行鈔法得失

開會通通惠河

御史臺國史院重輕

科舉並升齋積分之法

陳思謙銓衡之法

朱公遷詩傳疏義序之詩

虞集議學校考進士海運得失

卷八

明太祖禮賢館

命州縣設糧長

軍衛之制

鈔法與錢通行何如

編賦役黃冊沿革得失

楊溥請備倉儲

開河運罷海陸運得失

宣宗以郎中况鍾等爲知府得失

黃福請沿河屯種

畿輔屯田之議

漕粟長運法

憲宗校勘通鑑綱目

蠡齋讀史答問卷一

上古 唐虞 三代

(問)三代不如唐虞，漢唐宋不如三代，世道升降，不過二二二百年一變。其說出於何人？然歟否歟？

世道升降，不過二二二百年一變，此崑山方氏之說也。方氏疑相傳上古一萬餘年而天開，一萬餘年而地闢，又一萬餘年而萬物生，經四五萬年，陰陽始完，而聖人出，爲必無之理。蓋以自唐虞而三代而漢唐宋纔三千餘年耳！其間之升降，已如此其遞變也。豈有開闢之後四五萬年，直待羲農皇帝迭興而後治耶？愚以爲論唐虞三代漢唐宋，則近似疑上古年數之誣，則非也。嘗聞之邵子，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一元十二會，一會一萬八千年，子會生天，丑會生

(問)三皇治世何如？

地寅會生人；至戌會閉物而消人，亥會消天而消地，子會又生天，循環無窮。唐虞猶及午會，至夏已入未會，三代漢唐宋總在一會之內，安可以之律上古乎？

盤古氏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矣。繼是而治者，天皇因天地開闢之後，制干支以定歲時，民始知天道之所向；定君臣之位，以三輔九翼爲佐，故淡泊無爲，而俗自化。地皇上協天德，下侔地利，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人皇之時，萬物羣生，淳風沕穆，主不虛王，臣不虛貴，蓋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也。人皇而後，人民機智，物始爲敵。有巢氏教民構木爲巢，以避禽獸之害；燧人氏順四時而別取火之木，制文字而易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爲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此皆聖人有功于民物，宜五峯並附

之三皇也。

(問)燧皇四佐，黃帝六相，其人可詳舉與？

燧人氏時，雖出四佐，以供臣職。明繇考乎陞級，必有辨乎方色，成博受乎古諸，隕邺錄乎延禧，四職舉而天道平，人事理。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爲稟者，奢龍辨乎東方，故爲士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爲李。

(問)伏羲受河圖而畫八卦，禹得洛書而陳九疇，何如？

河洛說曰：「天不愛道，龍馬負圖而出于河。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其數以相生爲序，故左行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復始于北。地不愛寶，神龜載書而出于洛。其位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其數以相克爲序，故右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復始于北。」

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爲正變，所以爲經緯也。伏羲之畫卦，其表爲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爲疇。大禹之敘疇，其表爲疇，而其裏固可以爲卦，所以謂之表裏也。然伏羲止據圖而畫卦，大禹止據書而明疇，故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若夫太極者，不離乎圖書之數，而亦不雜乎圖書之數，則太極爲理之原，而圖書爲數之祖矣。

(問)葛天氏樂歌八闋，何如？

葛天氏之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無能，名俗以熙熙。其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謹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是謂廣樂。

(問)堯之試舜何其詳！高宗之任說，何其略？同一命相也，而詳略不同何居？

舜爲四岳所舉，故觀刑二女，歷試諸艱，不得不如是之詳也。况前此四岳薦鯀，而續用弗成，又烏可以輕率哉？若傳說則高宗所得者，故高宗憑一夕之夢，卽託以重任而不疑。傳說以版築之夫，幡然居相位而不嫌，此風后力牧之後，又一君臣之奇遇也。雖然，君非高宗，臣非傳說，則必有私意。用人而不合公議者，彼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曷足尙乎？後世用人者，當如堯試舜可矣！

(問)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豈以兩聖人之德，猶未克當天心與？何災異之甚也？

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而災感徙三度。天高聽卑，非虛語也。堯與湯詎宋景之不若乎？其咨儆于勞，焦勞于內者，詎無君人之言三乎？而九年水，七年旱，曾不

爲之少卻者，何也？蓋氣化所極，天亦無如之何。聖人雖極力挽回，而其勢卒不易轉。故九年以後，非堯之德有加，七年以前，非湯之誠未至。若概謂鯀之方命無功，桀之餘烈未殄，則又啓世主以天變不足畏之漸也。

(問)堯不誅四凶，待舜攝位而後去之，何或容或斷之異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誅之。及帝舉舜于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是四人者，各懷奮然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因其惡而誅竄之也。謂八元八愷，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四凶堯不能誅，而舜誅之，其說非謂堯禪位于舜而重以刑賞之權，其說尤非也！

(問)禹鑄九鼎，左氏謂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然與否與？

古人鑄鼎，多以載事；貽後魍魎，自古不爲天下患。惟鄙夫鄙婦，或言之，搢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爲事而鑄之鼎耶？然禹所鑄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因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疆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于鼎，以爲萬世準耳。若春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久遠者，必于鼎矣。

(問) 高宗得傳說以夢，文王得呂望以下，然與否與？

或疑高宗之于傳說，文王之于呂望，知之熟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若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況前此者，黃帝以夢得風后力牧矣，卜筮之道，利用前民，豈若後世之以讖緯用三公也。

(問) 桐葉戲封，柳子厚之辨何如？

成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曰：「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

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

柳子厚曰：「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以小弱弟爲之主，其得爲聖乎？」愚謂不然。考武王得天下之初，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子孫不狂惑者，皆得爲諸侯。以此推之，叔虞爲王之弟，王當封之，以夾輔周室。此正公欲進言之時，而適王有桐葉之戲，故與史佚共贊，以成其事。乃因機納忠之諫也，烏可以公爲成其不中之戲哉！

(問) 周官與周禮相表何如？

成王四征咸服，歸正百官，作周官篇，與周公周禮一經相表裏焉。

周官成王訓迪百官之書也；周禮周家一代之禮也。周官之所略者，周禮詳之；周禮之所缺者，周官備之。故周官爲表，而周禮爲裏；周禮爲表，而周官爲裏。周

禮但條治事之官不及師保之職是輔養君德者無人矣而三公論道三孤弘化則周官隆厥任焉周禮但申職掌之事不施訓戒之辭是整飭官常者無具矣而學古入官不學面牆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則周官申厥訓焉周官董六官而不詳其屬是綱舉而目未張也而三百六十屬備載其官守則周禮之綜理爲最密周官言六服而不及蠻夷鎮蕃非大一統而無外也而大司馬制九等之畿職方氏辨九服之方國則周禮之控御爲最遠以周禮之所詳益周官之所略以周官之所備補周禮之所缺一代典章燦然可睹也

(問)周穆王不失爲令主何如?

穆王書三篇君牙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觀君牙問命其所望于臣僕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道其侈者果出于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然中雖放逸不克保治而暮年戒儆初心復還謂之全德不可要亦不失爲有

蠡齋讀史答問卷二

戰國 秦

(問)先儒謂王澤之涇，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其說何如？

夫秦在諸侯爲後封之國，介在西戎，自重耳。反國，秦穆翊成，晉霸奔走好會，無役不與。未幾，晉文卽世，遽有殽役，於是秦晉交惡，迭相攻擊。然自彭衙至河曲，秦未嘗得志於晉也。至悼公復霸，大合諸侯，敗秦殽林，由是秦不復振。終春秋世，擯斥不通。秦之所以莫肆虎狼之暴者，皆晉力也。晉爲姬姓之屬，藩屏王室，據形勢之要，表裏山河，屏蔽東諸侯之國。秦界據其西，雖有狡焉思逞之意，受制於晉，固不能舍近而圖遠也。是以范雎謂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於此見晉之地勢，足以控秦而秦之所患，莫晉若也。自三

家分晉，秦始得以蠶食山東，卒并天下。世儒往往咎六國不能堅守合從之約，遂爲秦有。愚謂秦之所以能併諸侯者，原於三家之分晉也。向使晉國不分，以全力制秦，秦豈能越晉而併天下哉？由是言之，六國之滅，不係於合從不合從，而係乎晉之分不分。蓋晉不分，則形勢強，旣分，則形勢弱。晉旣分之後，韓魏趙各以一國之力，尙能抗秦；若三國爲一，必無秦患，不待智者而後知。秦不能併吞諸侯，則先王遺制猶有存者。故曰王澤之涇，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此固天下之大機也。

(問)通鑑綱目，託始于威烈，大旨何如？

春秋左傳，終于魯悼公四年，是爲周貞定王五年也。自是曠六十一年，始爲通鑑。何耶？春秋以降，諸侯相吞滅者有之，而大夫滅其君，自三晉始。天子不惜同

姓而爵其賊臣，此通鑑所以託始也。左傳終智伯，通鑑始智伯，通鑑不敢續春秋，所以接左傳也。綱目分註智伯之始終，三晉之事實，皆六十一年內事也。嗚呼！書詩降而春秋，春秋降而綱目，蓋將揭綱常于既淪，敘彝倫于已斁，故曰大綱。既舉而鑑戒昭矣，其亦萬世君臣所當追念者與？

(問)通鑑綱目託始于命晉三大夫爲諸侯者，何義？

先王分爵五等，建萬國而親諸侯，褒有功，表有德，凡有民而有土者，非上世神明之胄，則勤勞宣力之臣，未嘗僭及篡竊之人也。自姬轍既東，王室衰微，禮樂不由天子，征伐出自諸侯。聖人憂之，筆削一經，垂法萬世。凡列國君臣之事，無微不錄，皆所以示褒貶之實也。于時諸侯不王，而王朝之恩下及列國者，春秋皆深爲惜之，是以錫命于魯，在桓公則王不稱天，在成公則天王稱子，至小白葵邱之會，重耳踐土之盟，雖嘗使宰孔賜胙，尹氏策命，然皆不見于經。聖人筆

削之旨，其嚴若此。今晉之三家，弁髦其君，瓜分其國，正天誅所宜加，王法所不賁者，周不能討，則亦已矣。從而命之，果何意耶？綱目于此，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託始隱公之意云爾。大抵周于諸侯，不顧理之順逆，而惟顧勢之強弱。曩時曲沃并晉，詩人徒知請命之美，而不計其傾覆宗國之罪。今三家分晉，自立爵以邦君，使他日復有篡奪之臣，周亦必移其命三晉者，命之矣。不知陪臣可以並諸侯，則諸侯亦可并天子，此固勢之所必至者。後世如唐以偏裨殺逐主帥，聽其代立，其不顧上下之分，如出一轍。故周亡于諸侯，唐亡于藩鎮，若合符節。綱目書此，所以正綱常之本，示人道之端，爲萬代之深戒者也。司馬氏編通鑑，取爲篇首，且深以禮與名分爲言，故宋神宗製序，謂王制自此而盡。此亦古人造端立本之意，蓋深察司馬氏之用心矣。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監諸？

(問)周命晉三大夫爲諸侯，司馬公胡氏